



相 声

一扫光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 掃 光	郭振兴 (1)
做 衣 裳	肇 丰 (8)
合理化建議	戴树滋 (16)
辭 職	張国嵩 (22)
婚 禮 上	包 琨 (27)

掃

光

郭 振 興

甲：×同志，这几天我心里煩，正想找您談談。

乙：什么事惹得你心煩？

甲：都是由領工資引起的。

乙：領工資是好事呀！

甲：咳，好事多磨呀。本來我每月該領七十五元，可財務科就發我五十五元。您說這不是剝削我嗎！

乙：你先冷靜點。你看工資單沒有？

甲：看了。上面寫着應領七十五，扣借支二十，實領五十五。

乙：這不就對啦。

甲：數對管什麼，我記得那二十元公債費早扣了，這怎麼又扣呵。我對會計這種粗枝大葉的工作作風，得進行批評。

乙：可以找他查對一下。

甲：到會計室找著了他，我

說：“會計同志，上次那二十塊錢的公債費早就扣了，這次你怎麼又扣哇？甭說你也是忘了過賬了。你這種“馬大哈”式的工作作風可得改正。現在正反主觀主義哪，你知道不知道！”

乙：會計說什麼？

甲：會計說：“那次的公債倒是扣了，可是——”我一听火了：“可是什麼！扣了你还扣？”會計又說了：“那不是你又借了嗎！”“啊！我怎麼不記得？”

乙：好勁，你才“馬大哈”哪！

甲：會計又把我的借條給翻了出來：“不記得了，你看，這不是你上次請客寫的借條嗎！”這下子我心平氣和了，可他倒不滿意了。

乙：你是得向人家道歉。

甲：我說：“这次就算我錯了吧！”會計說：“老×，往后有事兒慢慢談，先別犯急躁！”

乙：人家批評的對！你急什麼？

甲：不急？五十塊錢這月我過不去呀！

乙：誰讓你寅支卯糧啊！

甲：在財務科惹了一肚子氣，下班回到家里，我愛人也直跟我嘮叨。

乙：他嘮叨什麼？

甲：（學女聲）“老×，今天發薪了，咱們也該計劃計劃啦！”

乙：過日子是得精打細算。

甲：計劃干什么，我又不是計劃科長！再說錢不夠，計劃也是瞎掰！

乙：越不夠越得計劃。緊着點，省得掙拉虧空。

甲：拉虧空怕啥，反正早晚我能補上。

乙：你拿什麼補？

甲：養老金！

乙：養老金！你倒想的遠！

甲：我愛人一個勁地嘮叨。

計劃就計劃吧。什麼房、電、煤、水、衛生費，柴、米、油、鹽、醬、醋、茶，……越算越多，听着就心煩。

乙：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哪！

甲：干脆別算啦，明天我休息，咱們一塊上街。

乙：商顯着買更切合實用。

甲：說完了，我騎上車出來，一直奔人民飯店。

乙：你怎么不在家吃呀？

甲：有錢啦，還不得犒勞犒勞。身體不是革命的本錢嗎！

乙：好，好，好！

甲：吃完飯想抽煙了，打開煙盒一看，“恒大”的還是簡裝，不好，得換換口味，來盒“大中華”。又一想，使火柴太貴，三兩天就一盒，來個自來火吧，又漂亮，又省錢！

乙：省錢？沒聽說過！

甲：这一晚上，翻来复去的折腾，睡不着——失眠了。

乙：你常失眠？

甲：不，周期性的，以前一个月犯两次，现在好多了，一个月犯一次，每次就犯个两三天。

乙：哪几天？

甲：就每月十五六发工资的那几天。

乙：啊！叫钱烧的呀！

甲：有那么点。——第二天吃过早饭，我骑车，我爱人跟孩子坐公共汽车，一直奔百货公司。我存完了车，一家子临时召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措施，采取行动。

乙：简直是大词小用。

甲：我爱人说先买布。好，尊重女权，就先买布。她拿起布来，左瞧瞧，右比比，用手抻了抻，拿起来又照照，她真比售货员还细心。弄得我脸上直发烧！

乙：买东西发烧干吗！

甲：我怕人家看着不大方呀！我说：“你慢慢儿挑，我瞅瞅别的去。”一转身就是卖日用品的。人真多，售货员挺忙。我看到一把玻璃牙刷，把挺憨，还有套，把上还刻着洋字。我就叫那售货员：“同志，我瞧瞧那牙刷！”你猜怎么着，她没理我。

乙：人太多，没听见。

甲：哪兒啊！这简直是瞧不起我呀！冲你，多少钱我也得买。顺手我把存车的牌子掏出来了，在玻璃柜台上噹噹噹一敲：“同志！我买牙刷！”这么一来，周围的顾客都直瞪我，售货员一边拿一边说：“同志，别敲哇！”

乙：对你批评啦！

甲：不这样买不上啊！——“多少钱一把？”“三块八。”

乙：啊，三塊八？这么貴！

甲：是啊，我本也想不买了，可一看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我，話到咀边又咽回去了，一狠心：“給我来一把！”剛往出掏錢，就听見后面有人叫我。

乙：你遇見熟人了！

甲：哪兒呀！我愛人叫哪！我掏出錢往柜上一扔，轉身就走。“同志，還沒找你錢哪！”

乙：好勁，你倒真大方。

甲：接过錢来，我轉身就走。
“同志，你回来。”好，我心想怎么这么囉嗦哇。
“——車牌子！”

乙：把車牌子也忘了！

甲：到我愛人那兒，布已經买好了。兩丈六藍市布，一丈八白市布，总共才十几塊錢。

乙：真不貴！

甲：买完布再轉一轉——
噢！孩子哪去了？找了半天才找着。

乙：他上哪兒了？

甲：站在食品部柜台前面，
抬着小脑袋，滴溜溜俩小眼全看出神了。

乙：小孩子嗎，都愛吃。

甲：我愛人一看，拉过來說：
“你怎么乱跑？”我怕她真来一出“三娘教子”，
赶紧对售貨員說：“同志，来一斤餅干！”

乙：嗯！

甲：孩子不禁招惹，用手指着这么大塊，这么厚，上面是粉紅砂糖，下面是江米条做的点心，說：
“爸爸！我吃紅糕。”

乙：那叫芙蓉糕。

甲：这么大孩子連芙蓉糕都不認識，真不体面，将来怎么帶紅領巾哪！

乙：少先队队章哪有这么一条！

甲：我一想，得給他增加点見識：“同志，来它二斤。”

乙：小孩子能吃多少，半斤足够了。

甲：多买点好。

乙：怎么？

甲：不是我还吃呢吗！

乙：好劲。

甲：我爱人跟我要了五块钱，买棉花去了。孩子直嚷渴，我也正有点口干。买果子。这囤没多买。

乙：一斤！

甲：一样一斤！

乙：那得买多少！

甲：不多，才八斤。

乙：八斤？——你怎么拿？

甲：那好办，回身就买了两个线网兜，一个兜装四斤，一手提一个。这孩子后边跟着我，一手拿苹果，一手拿鸭梨，一个上啃一口。

乙：有其父必有其子。

甲：从老远就看见我爱人了，胳膊窝挟着布，左手提着点心，右手提着棉花。

乙：你赶紧过去帮忙！

甲：我这儿还拿不过来哪。急中生智，为了腾手，

我把右手网兜往孩子脖子上一套。

乙：套干嘛，让他提拎着。

甲：个矮，提不起来呀！我好心好意地替她拿东西，她直跟我吵。

乙：为什么？

甲：“你买那么些果子干嘛？”我说：“干嘛，吃，你不吃我们爷儿俩吃！”我这孩子一听直嚷：“爸爸我吃，我吃爸爸。”

乙：要拿你会餐！

甲：我爱人一赌气往外走。嚇！天黑得象黑锅底似的，非挨淋不可。光大人还好办，又是孩子，又是棉花，又是芙蓉糕。

乙：你还没忘了芙蓉糕！雇车吧。

甲：把她俩娘俩打发走我心净了。再转一转，我买了一条驼色的棉花绒毯子，丹凤朝阳的图案，才六块四。

乙：你上月不是才买了一条

錢毯嗎？

甲：那太素淨呵！售貨員用紙包好了，我一看紙太薄，往車架子上一捆，非坏不可。剛买的不能弄髒了呀！

乙：怎么办？

甲：我拿眼左右一瞟（做巡視狀）。

乙：不定又要买什么！

甲：西南角摆着一种箱子，样式挺好。我挟着毯子就挤过去了。走近一看，香色的面，带条纹，皮挽手，开关的白铁活锃亮，四个角包着皮子，尺碼还挺大。上面拴着个牌子：“30寸 腊布箱 19元”。就凭这装璜，我也得来一个。我一边掏錢，一边探身子：“同志，同志！我来一个！”

乙：你甭忙，没人跟你抢！

甲：把絨毯往里一放，拿手一提挺輕巧！

乙：錢快弄光了，那还不輕巧！

甲：这时候，雨也住了，我肚子直叫喚。叫售貨員存好了箱子，一出門直奔人民飯店。

乙：好，又餓了。

甲：不行，人太多，再等俩鐘头也不准吃得上。我不能把这宝貴的时间全浪费在这兒呀！干脆我上市場。

乙：对，那兒小吃还方便。

甲：到市場一看，卖什么的都有，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好了。我給它来了个“化整为零”：吃了五个餛飩，两碗銀鈍，三塊炸糕，一碗爆肚，半碗撈糟。

乙：怎么半碗？

甲：要了一碗，吃不下去了，剩了半碗。

乙：你这簡直是“胡吃海塞”！

甲：你猜怎么着，餓了难受，吃多了可更不得勁。餛飩跟爆肚开火了；炸糕向銀鈍进攻；

撈糟弄得我直噁心。哇

（作嘔狀）——

乙：你全吐了！少吃点好不好！

甲：得了，我取車去！

乙：別忘了你那腊布箱子！

甲：忘了还成。拴好箱子，往回就騎，喇的一声——

乙：怎么样？

甲：到家了。我爱人一瞧我买的東西，她火更大了。

乙：誰也得火！

甲：她賭氣把東西往炕里一推，說：“算啦，算啦！吃飯吧，吃完飯你看家，我好买粮食去。”“我吃过了，你买去吧！”“錢哪？”

乙：沒錢买不来粮食呀！

甲：“我不是給过你啦！”

“那五塊錢不是买了四斤棉花了嗎！”

乙：对呀！

甲：“得，得，多少錢吧！”“細粮三十五斤六塊三，粗粮十五斤一塊二，油鹽等等的兩塊

八，一共十塊零三，你給十塊錢吧！”她一面說一面找面口袋、拿油瓶子。

乙：一个月的粮食才十塊錢，真不多呀！

甲：是不多呀，才半个腊布箱子，这算什么，我一边想，一边掏，（作掏錢狀）噢……

乙：（暗笑）

甲：左边口袋沒有，右边口袋也沒有，我一摸制服褲子后面的口袋还鼓囊囊的，我放心了，往出一掏，我說——

乙：“給你錢买去！”

甲：“不，先別买啦！”

乙：怎么？

甲：只剩一毛五分錢了！

乙：那怎么会鼓囊囊的？

甲：那一打，是……

乙：是什么？

甲：那……那……那是手紙。

乙：好哇，你把錢都花了。

——完——

做 衣 裳

臺 幸

甲：自打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各行各業都有很大进步。就拿服裝業說，不仅為我們做的衣服式样新穎，美觀大方，經濟实用，而且是定期取貨，决不耽誤。

乙：服务态度太好了。

甲：并且处处為顧客着想，年青的姑娘做衣裳，他建議您买花布，上了岁数的老大爷，他建議您买素色的，夏天要做淺色的，冬天要做顏色深一点的，总得讓您合乎个人的年齡、職業、春秋四季。

乙：為顧客想的太周到了。

甲：不过，根据我亲身的體驗和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服裝店是好的，可是还有百分之一，甚至是

零点儿的一两家，那可真是与此相反。

乙：怎么啦？

甲：对顧客冷冷淡淡，量尺寸大大咧咧，做衣裳馬馬虎虎，取貨的日期沒准兒，不跟您三趟五趟地您取不走衣裳。做出来的衣裳不合适，您要是有意見，他还有三件法宝，能叫您拿着不合适的衣裳走了。

乙：还有三件法宝！哪三件？

甲：第一是“說”，第二是“洗”，第三是“改”。

乙：您具体点說說。

甲：比方您做一件衣裳，做出来不合适，肥一点，他先“說”。

乙：說什么？

甲：“現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飲食改善，营养一好，您的身体就得

發胖，一胖您穿上不就合适了嗎！”

乙：嘿！說的是沾邊兒。要是人家不答應呢？

甲：他就使用第二個法寶，“洗”呀！“這布，沒有不抽的，肥一點沒關係，洗上幾回就合適了。勤洗着點好，講究衛生。”

乙：有他的！要是人家還不答應呢？

甲：“改”呀！“給您改改吧！過三個月再來拿衣裳。”

乙：三個月！誰等得了呀。

甲：您等不了不就拿着這個肥衣裳走了嗎。

乙：這叫什麼服務態度啊！

甲：今年春天我買了一丈六尺雙面卡，想做一身制服，咱們也不了解哪家服裝店的服務態度好，哪家不好，反正碰上哪家算哪家。

乙：本來應該都好。

甲：我找了一家，到了里頭量了尺寸，講好了取衣裳的日期就回來了。等

到了日子，我拿着衣裳單去取衣裳，店員翻騰了半天，給我拿出來了。

乙：做好了。

甲：我先拿起褲子想試一試，剛這麼一看，可就楞住啦！

乙：怎麼啦？

甲：我從前的褲子都是前面開口，這條褲子怎麼是旁邊開口呢？

乙：啊！旁邊開口？那是女人的！

甲：啊！女人的！我說：“同志！同志！你怎麼給我做的是女人褲子呢？你拿錯了吧。”

乙：也說不定。

甲：這位店員接過褲子，左一看，右一看，又對了對尺寸單，查了半天號碼，上下左右相了相我的面。

乙：看您是男是女。

甲：“你是那天做的？”“三月十七號。”“你姓什麼？”“我姓張。”“什麼

材料？”“藍双面卡。”

“沒錯！是你的，尺寸
单上一点都沒錯。”

乙：可是您是男人呀！

甲：是啊！我說：“我做的是
男的，你怎么給我做成
女的呢？”

乙：是啊！

甲：“你不是給你愛人做的
嗎！”

乙：得！倒打一耙。

甲：我說“这不是胡來嗎！
我還沒結婚吶，哪兒來
的愛人呢。”

乙：是啊！

甲：要說這位店員真有两下
子，他說：“你還能打
一輩子光棍？留着以後
結了婚給你愛人穿
吧！”我說：“就打算
我將來結婚，我的愛人
也不一定穿這條褲子就
合適呀！”

乙：對呀！哪兒那麼巧，找
了個愛人穿這條褲子就
正合適呢。

甲：“你不会拿着這條褲子

去找嗎！”

乙：沒聽說過。

甲：我說“同志，咱們甯扯
得那麼遠啦，干脆你給
我修理吧。”他說：“修
理？大的改小的好辦，
這又短又小的女褲怎么
能往大處修理呢。要改，
還得添三尺布。”

乙：得！還得添三尺布。

甲：還有上身吶！我一試也
是又瘦又小。我一想，再
添布也指不定做成什么
樣呢。干脆，我不添了。

乙：可是你不修理不能穿
呀！

甲：我說“這麼办吧！你把
褲腿剪下來，貼到褲襠
上去；把袖子剪下來貼
到腰上去得了。”

乙：合着您這是一丈六尺双
面卡，做了一身褲襠背
心。

甲：那有什么法子呢，擠到
這個節骨眼啦。今年春
天又是春寒，等取回來
之後就沒有穿，一直擱

在箱子里。

乙：还得穿旧衣裳。

甲：隔了没多少时候，我的恋爱成功，准备结婚了，得做几件新衣裳。

乙：还得跟服装店打交道。

甲：是呀！这回我可得注意了。谁知道我挑来拣去，百分之九十九的我没去，偏偏又碰上了这百分之零点儿的一家。

乙：这个巧劲儿啊！都让您给赶上了。

甲：那天正是个星期天，我跟我的未婚妻，带着我哥哥的儿子、我的小孩，到街上买了花府绸、泡泡纱、派力斯、学生蓝，又买了三丈白市布。

乙：新婚应该穿新衣裳。

甲：我寻摸了半天，找了一家顾客比较少的服装店。

乙：干嘛找人少的服装店。

甲：顾客少不是取衣裳快点吗！我们进去之后，我说：“我做一身派力斯

西服；我爱人做一件泡泡纱上衣，一件花裙子；给我的小孩做一身学生服；每人一身衬衣衬裤。什么时候能做好？”

乙：订对好了日期，别耽误了喜事。

甲：要说这家做衣服还是真比别的家快：“下星期六！”

乙：是快！

甲：我说：“咱们可是一言为定。”“那没错。”

我说“我们可是以取衣裳的日期决定我们下星期天结婚。”他说：

“决误不了您的喜事。”

乙：真痛快！

甲：量完了尺寸，我心里头这份高兴啊！赶紧去领了结婚证；又到人民饭店订了两桌饭；回去之后又赶紧通知我们俩双方的同学、同事、亲戚、朋友。

乙：让大家来参加您的婚礼。

甲：好容易等到星期六，我跟我爱人带着我的小子去取新衣裳。

乙：第二天好结婚。

甲：到了服装店，我把衣裳单拿出来叫店员一看，店员一咧嘴说——

乙：“做好啦！”

甲：“没得呐！”

乙：哟！糟啦！

甲：我说：“这可不行啊，我明天就结婚呀！怎么说的好好的，到时候没做好呢！”这位店员说：“这算不了什么，您再跑一趟吧！后天来拿。”

乙：人民饭店都订好了饭了，亲友都通知了，那行吗？

甲：这位店员说的好：“您都退了吧！”

乙：啊！他不讲信用，还教给别人也说了不算。

甲：我说：“那可不行，要是平常穿的衣裳，晚一半天还不要紧，我这是

明天结婚穿的。”

乙：是啊！这不是耽误大事吗！

甲：他说：“您不是等不及了吗，我看您这么办吧：您不是已经领了结婚证了吗，你们二位先同居，等什么时候衣裳做好了，再补行结婚仪式，这叫‘打破常规’。您瞧怎么样？”

乙：象话吗！

甲：我这儿正跟他交涉，另一位顾客也叫喊上啦：“同志，同志，怎么把我的制服做的又瘦又长啊！这怎么穿！”

乙：这位店员又怎么答复！

甲：“您的衣裳料是斜纹布，我们针对料子下剪子，‘错’不了。因为这斜纹布一下水是往宽里涨，往短里抽。您拿去洗几回就合适了。”

乙：给说回去了。

甲：这位还没说完，又有一位找上来了：“我说同

志，怎么我这件衬衣做得又宽又短？”

乙：这回说什么？

甲：“您这个是市布的，它一下水是往瘦里抽，往长里涨，洗几回就合适了。”

乙：也得洗。

甲：这兒话音刚落，又有一位問上了：“我这个上衣又肥又大怎么办？”

“您这个布是棉花織的，……”

乙：这不是廢話么！

甲：“它一洗就往小里抽，四面一抽不就合适了么！”这兒还没答复完了呐，又有一个大胖子顧客湊上去了：“我說同志，我这身制服又瘦又小怎么办？”

乙：这个可怎么办！

甲：“他……您这个……”

乙：这个怎么办！

甲：“这个也得洗！”

乙：啊！也得洗！我看反正怎么不合适也得洗。

甲：要是在这家服装店旁边开一家洗衣局，我看倒是好买卖！

乙：尽洗新衣裳啊！

甲：这位胖子顧客一听也得我，气得渾身的肉都直哆嗦，話都說不上來了。

乙：趁这功夫赶紧答碴吧，要不然别人又接上話了。

甲：我說“同志，咱們商量商量行不行，我明天就結婚，你給赶一赶，晚上我来取，怎么样？”

乙：應該照顧照顧。

甲：人家答复的挺有理：“您說您結婚着急，可我們这兒还有早就答应了人家沒給做好，穿不上褲子出不了被窩的，我們該怎么办？”

乙：这象話嗎！

甲：我爱人一听說这新衣裳是沒指望了，两个眼圈一紅，差点流出泪来。我的小孩子一听新衣裳沒做好，可崩不住了，

哇……！哭了。

乙：瞧瞧，是够气人的，眼看这个好日子就要推迟。

甲：我一看这个情况，觉着再說一火車話也是白廢，大热的天，回头要把我爱人給气病了，就更不合算了，再一說，就打算今兒个做好了，明兒个不也不能穿嗎！

乙：怎么啦？

甲：不是还得洗几水才能合适嗎！

乙：我倒忘了还有这一道工序呐。得了，您还是劝劝您的爱人回去吧！

甲：我跟我爱人說：“別着急了，这个气生不得，誰讓咱們求在了人家服裝店的名下了呢！”

乙：听听，象这个样的服裝店，真得好好檢查檢查。

甲：我說：“你得明確結婚的意义和目的，穿新衣裳不穿新衣裳那沒关系，以后咱們的生活天天向上，穿好衣服的日子在

后头呐。”

乙：对！給她指出今后的远景来。

甲：回去了之后，我爱人还是嘟嘟囔囔：“明天穿什么！”

乙：是啊！新婚典礼，怎么能穿旧衣裳。

甲：誰說不是啊！

乙：哎！您不会到百貨公司一人先买一身成衣嗎？

甲：可是我跟我爱人一商量，她說已經定做下了，不过就晚几天，再花钱买不是浪費嗎。

乙：这话也有理。再說参加婚礼的亲友来宾也沒外人，没什么。

甲：不！在这节骨眼上我想起来了。您忘了我还有上一回做的那身新衣裳啦！

乙：那身褲衩背心呀！

甲：是啊！我爱人也有参加学校球队剛做的紫紅褲衩、白汗衫呐。

乙：嘿！那怎么穿呀！

甲：干脆，就穿这。再給参加婚礼的同志們补个通知：婚礼后举行化裝舞会，請一律化裝。

乙：这倒是个办法，还挺别致。

甲：到了第二天結婚典礼，我們小两口打扮好了，一出現在会場上，亲友来宾們一致热烈鼓掌，異口同声称赞新郎新娘打扮得——

乙：真漂亮！

甲：真凉快！

乙：都是褲衩背心，是凉快。

甲：举行完了結婚仪式，大家喝过了喜酒，还得照个象呀！

乙：应该照个象，留个結婚紀念。

甲：到了照象館，我們小两口站在当中。

乙：新郎、新妇站在中間，亲友来宾站在两边。

甲：照完了象，还得在象片上写几句话。

乙：对！一般都是写一九几

几年几月几日結婚紀念。

甲：是呀！我跟照象館的同志說：“照片上还題字哟，劳駕您給往底版上写上得了！”

乙：跟人家說清楚，写什么。

甲：人家整年价干这个，还看不出来这是結婚的，甭囑咐也沒錯。

乙：嗯！

甲：一星期以后，我帶着我爱人去取象片。“三五六〇”。

乙：这是什么？

甲：取象单上編的号嘛！拿出象片一看，嘿！照的真不坏，光綫、姿勢、配的布景都好，我往上一看題的字，可楞住了。

乙：不是結婚紀念留影嗎？

甲：哪兒呀！上头写着：一九五七年度男、女籃、排球友誼比賽留影。

乙：哟！人家看你們都穿着褲衩背心，把你們当成運動員啦！——完——